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 R.O.C.

17 85586



諸史將略序

余觀古之善用兵者見於載籍詳矣
要皆不離於法而法未嘗不通乎變
故舍法而求其變非律之正也泥法
而不知變非筭之勝也盖有貫通融
會神而明之者存焉而豈易言哉故



嘗欲蒐輯往牒彙為一書以考昔人
經武之略而因循有未遑者嘉靖甲

子恭承

上命督戎兩浙自愧淺陋無以為諸將士
訓也因紬繹往志授儒生以大意俾
纂而成焉其事則起自三代逮我

方也藥不必於執方而妙於處方者
斯効棋不必於拘勢而妙於用勢者
斯勝存乎其人焉爾今余所纂輯者
一人而彼此異事則先後疊書一戰
而機變不窮則顛末悉載庶幾觀者
各隨所見而采取其長以獨得之圓

機觸已行之故智其有躍然而興者
乎昔范文正授書於狄武襄宗忠簡
授圖於岳武穆二公承志卒為虎臣
今

朝野清明寰宇寧謐正儲材備預之日
也寧無乘時奮起應

聖上鼓聲之思而樹閭外敵愾之績如武
襄武穆其人乎執此以往固恢恢乎
有餘地矣若曰是編也徒以考故蹟
給多聞已也則非余纂輯之初意也

嘉靖丙寅冬日

賜進士第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奉

勅總督浙直江西軍務巡撫浙江地方長
洲劉畿書于浙之壯猷堂

諸史將畧目錄

卷之一

夏

啓征有扈誓師

胤侯往征莪和

商

湯征葛伯仇餉

周

太公決疑伐紂

魯公垂討夷戎

謀父諫伐大戎



春秋上

鄭伯設覆禦戎

魯公不受許地

季梁知楚之情

鄭忽善自爲謀

楚子乘轡伐隨

闞廡衛擊巴師

闞廡善料破鄭

屈瑕采樵誘絞

闞伯比料屈瑕

曹劌能知兵勢

魯君兩敗宋師

管仲內政寄軍

齊桓登衞伐楚

晉侯假道襲虞

秦伯師少闞倍

臧文仲請備郊

子魚知宋之禍

狐偃勸晉勤王

秦伯詐取商密

晉侯伐原不信

晉侯救宋敗楚

蹇叔諫秦襲鄭

大孫伯知晉詐

史駢能識敵勢

楚有謀臣以興

楚君許鄭求平

士會知楚非敵

士貞謀殺林父

卷之三

春秋下

郤克大敗齊師

晉醫臣不居功



樂書救鄒侵蔡 申叔時知楚敗

魏絳戮僕歸罪 子產知鄭之禍

由基設覆敗吳 吳人嬰敗楚師

晉師救魯敗齊 師曠吹律知師

子彊掩敗吳師 晉用楚人勝楚

子產不禦楚師 魏舒臨敵設機

荀吳以義取鼓 晉侯假蔡滅戎

吳子計取乘舟 厨人知兵之變

穰苴軍令嚴肅 吳公子料楚破

尹戊料楚必亡 伍員設計敵楚

孫武斬姬試兵 墨子爲宋止兵

夫槩決計勝楚 子西敗定楚都

孔子禮却萊兵 勾踐計亂吳師

伍員諫許越成 越王卑辭行成

子西言吳自敗 子胥諫吳伐齊

越師二陸伐吳 越子計分吳兵

種蠶以越傾吳 智伯以辭伐齊

南文子料犀首 文子兩沮智師



卷之三

戰國

三晉決隄滅智

吳起諫魏待險

威王不疑章子

淳于髡諫伐魏

惠施以楚毀齊

田忌攻魏救趙

孫臏滅龐救韓

蘇秦遊說合從

陳軫說齊合從

張儀計携齊楚

郭隗說燕致賢

周累料拔宜陽

顏率計止九鼎

蘇代計却韓徵

虞卿辯折樓緩

武安君諫伐趙

馮雎計殺官他

蘇子為燕罷齊

魏王虞魏之喻

田文借兵燕趙

田單智計破燕

仲連智料田單

蘇代為齊說秦

趙奢相機破秦

范雎遠交近攻

觸龍善移后意

雎問去廡願

王翦計殺趙將



沛公扶義入關

韓信計定天下

韓信潛渡定魏

陳平計間楚王

張良諫立六國

韓信出奇定趙

左軍謀定燕齊

韓信壅水定齊

良平請封韓信

漢高矯情安衆

陳平白登解圍

薛公智料彭越

亞夫細却節制

亞夫乘傳平吳

李廣計却匈奴

李程將畧同異

去病深入擊胡

衛霍兩軍勝虜

李陵輕敵取敗

傅介子斬樓蘭

充國舉動萬全

奉世矯節破胡

陳湯襲破郅支

蕭王見大敵勇

鄧禹進說延攬

蕭王善安反側

蕭王推信納降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知府毛鐸材正

錢塘縣學教諭黃議

長興縣縣丞吳承恩

瑞安縣學廩膳生秦淑同編次

宣府史志通判劉必紹重刻

諸史將畧卷之一

夏

啓征有扈誓師

夏王啓初立有扈氏不道王召六卿以征之王誓于衆曰嗟六事之人予誓是言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剿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殄戮汝遂大戰于甘澂之



知府毛錫材正

錢塘縣學教諭黃 議

長興縣縣丞吳承恩

瑞安縣學廩膳生秦淑同編次

宣府史志通判劉必紹重刻

諸史將畧卷之一

夏

啓征有扈誓師

夏王啓初立有扈氏不道王召六卿以征之王誓于
衆曰嗟六事之人予誓是日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
三正天用剿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
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
汝不恭任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殄戮汝
遂大戰于甘澂之



胤侯徃征彘和

夏王仲康初即位首命胤侯掌六師專征伐惟時彘和沉亂于酒遐棄厥司至于日食天變備罔聞知帝命胤侯曰惟時彘和頽覆厥德沉亂于酒畔官辭次假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暨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彘和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于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昆岡王石俱焚天吏迪德

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柱墨淫俗咸與惟新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商

湯征葛伯仇餉

商王湯居亳時與葛爲隣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徃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



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
殺而奪之湯以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
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
后后来其蘇民之戴商如此故當時歸湯者四十餘
國而終代夏德以王

周

太公決疑伐紂

周武王伐紂師至牛頭山散宜生卜之鑽龜龜不兆
下占於地數著著交而折祖行之日雨輜車至軫行

之日幟折為三散宜生進曰此為不祥不可舉兵太
公曰退此非子之所及聖人生天地之間乘麥亂而
起龜者朽骨著者枯草何足以辨吉凶夫祖行之日
雨輜車至軫者是洗濯甲兵也行之日幟折為三者
是軍分為三也如此如此勝殷之旅是為元吉乃焚
龜折著援枹而鼓率衆涉河武王從之遂破紂

魯公誓討夷戎

周成王時魯公伯禽初之國淮夷徐戎乘其新造並
起為寇東郊不聞晉衆征之公曰嗟人無諱聰命祖



茲淮夷徐戎並興善穀乃甲冑微乃于無敢不帛備
乃弓矢徽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審今惟淫舍犄
牛馬柱乃獲斂乃弃無敢傷犄之傷汝則有常刑馬
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祇復之我商賚汝乃越
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竊馬牛誘臣妾
汝則有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戎時乃稷禱無敢不逮
汝則有人刑魯人三郊三遂時乃積榦甲戌我惟祭
無敢不供汝則有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時乃芻
芟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衆既諭乃徂征

謀父諫伐犬戎

周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
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
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
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疑
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脩之使務
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世
后稷以服事虞夏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
窟用失其官而自窳于式器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

德祭脩其緒脩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
信奕世戴德不忝前人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
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
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務武
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奉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
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甸甸服甸服者祭侯
服者祀賓服者享宴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
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脩意有不祀則
脩言有不享則脩文有不貢則脩名有不王則脩德

序成而有不至則脩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
不享讓不貢皆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罰之
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
而又不至則又增脩於德無動民於遠是以近無不
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
來王天子曰子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
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夫犬戎樹惇能帥舊德
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
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春秋上

鄭伯設覆禦戎

魯隱公九年十一月比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為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獲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遲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視聘逐之乘戎師前後擊之盡殪

魯公不受許地

魯隱公十一年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穎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瑕叔盈繼之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服其罪矣君雖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

季梁知楚之情

魯桓公六年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闞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



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闞伯比曰以爲後闞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夫民神之主是以先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務其三時脩其五教親其九族以

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尊其何福之有君能脩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懼而脩政楚不敢伐

鄒魯自爲謀

魯桓公六年比戎伐齊齊侯使乞師於鄒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得戎師大良小良甲首三百以獻於齊齊侯欲以文姜妻太子忽忽辭或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君子曰善自爲



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師婚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鄆伯

楚子乘轡伐隨

魯桓公八年隨少師有寵楚鬬伯比曰可矣轡有轡不可失也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黃隨不會使蓬章讓黃楚子伐隨軍于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

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馬必敗偏敗衆乃捷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鬬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鬬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

鬬廉爲陸邑師

魯桓公九年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鄆爲好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于鄆鄆南鄙鄆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蓬章讓鄆人弗受夏楚



使聞蕪師及巴師圍鄆鄧養甥明帥師救鄆三
逐巴師不克闔廡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比
鄧人逐之背巴師而來攻之鄧師大敗鄆人宵潰

闔廡香科破鄆

魯桓公十一年楚屈瑕將盟武軫鄆人軍於蒲騷將
與隨絞州葵伐楚師莫敖患之闔廡曰鄆人軍其郊
必不戒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於郊鄆以禦四邑
我以統師宵加於鄆鄆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鬪志
若敗鄆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對曰師

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而出
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
敗鄆師于蒲騷卒盟而還

屈瑕采樵誘絞

魯桓公十二年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曰絞小而輕
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
人明日絞人爭出擊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
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

闔伯比料屈瑕

魯桓公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鬪伯比送之還謂其
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
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
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誦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
也莫敖徂於蒲騷之後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
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
而勅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
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
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

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繼于荒
谷

曹劌能知兵勢

魯莊公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
曰肉食者謀之又何問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
乃入見因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
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
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
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



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曹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也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魯君兩敗宋師

魯莊公十年六月齊師來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師敗齊必還請伐之公弗許自雪門

竊出蒙臯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十二年夏宋爲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陣而薄之敗諸鄙

管仲內政寄軍

魯莊公十四年齊桓公欲伯天下問於管仲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管子對曰脩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則國安矣桓公曰諾遂脩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國



既安矣桓公曰國安矣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脩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而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

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僂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五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垂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疆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



方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

齊桓聲義伐楚

魯僖公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伐秦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

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患微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遂及諸侯盟

晉侯假道於虞

魯僖公五年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玩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不聽又十二月晉滅虢虢公奔京師晉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

秦伯師少闕倍

魯僖公十五年晉欒秦駒之舅秦繆晉閉之繆故秦伯伐晉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君之何對曰君實深

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陽御戎家僕徒爲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卒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多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闕上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餼入箕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蠢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况國乎遂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



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壬戌戰于韓原晉成
馬還淳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復讎逮卜固敗是求
又何逃焉遂去之秦獲晉侯以歸

臧文仲請備邾

魯僖公二十二年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
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
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
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
也無不懼也况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遂蓋雖有毒

而况國乎弗聽八月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
邾人獲公曹蕞諸魚門

子魚知木之禍

魯僖公二十二年楚人伐宋以救鄭初僖公二十一
年秋諸侯會宋公于孟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
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
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明年夏宋公伐
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冬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
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與之弗可



救也已弗聽冬十一月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陣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敵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者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耻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弗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

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士鼓儂可也

狐偃勸晉勤王

魯僖公三十四年冬天王以叔帶之難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師父告于秦二十五年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使偃卜之吉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太叔于



陽城

秦伯詐取商密

魯僖公二十五年秋秦晉伐郟楚圍克屈麴季寇以申
息之師戍商密秦人過析隈入而繫輿人以圖商密
昏而傳焉宵坎血如書僞與子儀子邊盟者商密人
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及矣乃降秦師秦師囚申公子
儀息公子邊以歸

晉侯伐原示信

魯僖公二十五年冬晉侯圍原命三月之糧原不降
命去之謀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
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
退一舍而原降

晉侯救宋敗楚

魯僖公二十七年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
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
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衛君伐曹衛楚必救之則
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使卻縠
將中軍卻縠佐之使狐偃將上軍狐毛佐之欒枝將



下軍先軫佐之二十八年春侵曹伐衛取五鹿圍曹
三月丙午入曹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
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
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略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
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
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
人楚子入居干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
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
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

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
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楚
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聞執譏應之口王怒少
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
完春生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
狐偃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
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
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謂諸
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讐言已多將何以戰不如



私許復曹衛以携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
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
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
師老矣何故退狐偃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
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昔惠食言
亢其誓我曲楚在其衆素飽不可為老我退而楚
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
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
父崔夭秦小子憇次于城濮楚師背鄒而舍晉侯患

之聽與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
焉狐偃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
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藥枝曰漢陽諸姬楚實
盡之思小惠而忘大耻不如戰也子玉使鬬勃請戰
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軼而觀之得臣與鶴目焉晉
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
以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
夫謂二三千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軍七
百乘韃鞬鞅鞞晉侯登有莘之墟以觀師曰少長有



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已晉侯陳干莘
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于王以君救之六卒將
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闞劬將右胥臣蒙
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旃
而退棄枝使與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卻溱以
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
師潰楚師敗績子王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
館穀及癸酉而還

蹇叔諫秦襲鄭

魯僖公三十二年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
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
叔蹇叔曰勞師遠征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
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
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
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
不見其入也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
必于殽殽有二陵焉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三十三
年秦師過周比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



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脆入險而脆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父於敝邑唯是脯資餼啜竭矣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問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

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晉原軫曰秦遠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矢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遠天不祥必伐秦師藥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經梁弘禦戎萊駒爲右夏四月敗秦師于殽獲孟明以歸

魯傳公三十二年晉陽虜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泝而軍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遲速唯命不然紆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紆之乃退舍虜父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太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耻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

史駢能識敵勢

魯文公十二年秦爲令狐之役故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郤缺將土軍又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史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侍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苟勇而狂且惡史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戰于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擄晉上軍趙穿追

之不及及怒曰累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及擊將
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
以其屬出趙盾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
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
士皆未懃也明日請相見也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
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公敗之胥甲趙穿當重門
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
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

楚有謀臣以興

魯文公十六年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
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晉枝肅人帥群蠻
以叛楚麋人帥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
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焉曹曰不可我能往寇亦
能往不如伐庸夫麋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
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
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
食次于句瀆使戡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于
場窻三宿而逸曰庸師衆雜鬻鬻馬不如復大師且



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退以驕之
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肩所以服陘隰也又與
之過七遇皆北唯裨繇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
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栗戰會師于臨品分為二隊
子越自石溪子貝自汭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群
蠻從楚子盟遂滅庸

楚君許鄭求平

魯宣公十二年春楚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
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臨守陴者皆哭楚

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
于達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
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
江南以實澠海亦唯命其前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
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于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
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
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
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
里而許之平澠廙入盟子良出質



士會知楚非敵

魯宣公十二年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卻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及河開鄭既及楚平林父欲還曰無及於鄭而戮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士會曰善會聞用師觀變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君討鄭怒其貳而彘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欵刑也柔服

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讎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好矣爲教爲宰擇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節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薰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



軍而經士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先穀曰不可晉
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
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韜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強
而退非夫也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唯辟弟子能我
弗爲也以中軍佐濟荀首曰此師殆哉果遇必敗先
穀尸之韓厥謂荀林父曰先穀以偏師陷子罪大矣
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臣師爲罪已重
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大人同之
不猶愈乎師逢濟楚子比師次于郟沈尹將中軍子

重將左子及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
欲遂襲入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
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
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
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
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
帥者專行不獲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
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政乘轅而比
之次於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部之間鄭皇戍使如晉



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二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者矣而不設備于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先穀自敗楚服鄭存此在矣必許之藥書曰楚自克庸以來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在軍無日不討軍實爲申傲之不可謂驕師直爲枉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微怨於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戍分爲二廣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

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幸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侯必從先穀荀首曰原屏谷之徒也趙朔曰藥伯善哉實言必長晉國爲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父士會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群臣問諸鄭豈敢辱侯人敢拜君命之辱先穀以爲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群臣遷天國之迹於鄭曰

無辭傲群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欒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欒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麇杉前射麋麇龜晉鮑茨當其後使攝叔奉麋麇馬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厲諸從者鮑茨止之曰其左吾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晉魏錡求爲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殺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棠澤見麋麇射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

獻杉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杉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卻克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先穀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爲士會曰備之善若二千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知備之楚之無惡陰備而盟何損杉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營也先穀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杉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



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鷄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靴車逆之潘黨擊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敖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

奔乘晉軍荀林父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擊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郤克曰待諸乎士會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毀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



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陰不能進楚人
甚之脫肩少進馬還又甚之拔旃投衡乃出顧曰吾
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
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葉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
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使在後怒之使下指
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綬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
獲在木下楚熊負羆囚知罃晉首以其族反之魏錡
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敢納諸魏錡之房魏
錡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荀

首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
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
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
夜有聲丙辰楚重至於邲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
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
無忘武功楚子不許禮于河作先君宮生息成事而還

士貞諫殺林父

魯宣公十二年秋晉師歸荀林父請死晉侯欲許之
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敎文公猶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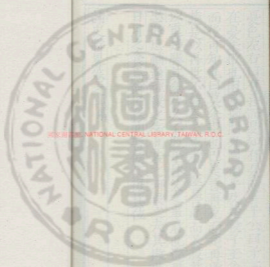


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平公曰子玉猶
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鬪况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
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晉再克而楚再敗也
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盜唇舌也而又殺林父
以重楚勝其無乃又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
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
日月之食焉何損移明晉侯使復其位

諸史將畧卷之一 畢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RESERV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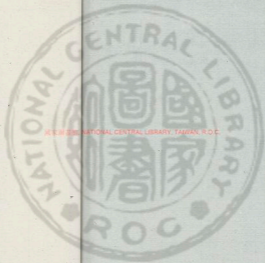
© 1992-20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MPA, FL, U.S.A.



NATIONAL O

XC3302200-04700004_00007004_00000001_00000001_00000001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諸史將畧卷之二

春秋下

郤克大敗齊師

魯成公二年衛孫桓子魯臧宣叔俱如晉乞師伐齊
初二子聘于齊齊侯之母登臺而笑客故二子怒至
晉皆至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獻子曰此城濮
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
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夔佐上
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違晉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詭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大同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群臣請於大國無令與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特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木馬以徇齊學曰欲勇者賈余餘勇於國師張于葦澤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卻克鄭立緩爲右齊

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卻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解張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恐之鄭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旌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毀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掇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袍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韞屨夢于輿謂已曰且辟左右故中御



而從齊侯，邠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馘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韞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韓厥僂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果驂維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轡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轡馮前，再拜稽首，奉鴈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群臣爲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

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蒺爲右，載齊侯，以免。韞厥獻丑父，卻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之。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於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遂自闕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鏡司徒，免乎？曰：免矣。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爲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

也予之石奔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與擊馬陘齊侯使
賓媚人賂以紀甌王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
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
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
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
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
今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
震師徒撓敗吾子重徵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
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
合餘燧皆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况其不奉敢
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
也子若不許擊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
我亦得地而行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
晉晉人許之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妾使齊
人歸我汶陽之田

晉囚臣不居功

魯成公二年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吾望
爾也平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



馬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卻克見
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
何力之有馬范文子見勞之如卻克對曰庚所命也
克之制也癸何力之有焉藥書見公亦如之對曰癸
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藥書救鄭侵蔡

魯成公六年晉藥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
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崇
諸桑陸趙同趙括欲戰藥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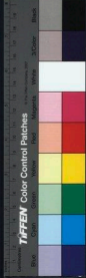
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途至柙
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
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爲
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柙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
謂藥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重子盍從衆子
爲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
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
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王
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



申叔時知楚敗

魯成公十六年晉侯將伐鄭乃興師藥書將中軍士
癸佐之卻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卻至佐
新軍荀瑩居守卻擘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藥釐來
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美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
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于及將中軍子重
將左公子壬夫將右過申子友八見申叔時曰師其
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職之器也今楚內棄其民
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詐言好時以動而疲民以

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
之吾不復見于矣姚句耳先驅子駟闞焉對曰其行
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
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士
癸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
也以待能者我若群臣輯睦以事君多矣藥書曰不
可六月晉楚遇柎駟陵士癸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
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
從皆晉之耻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



耻也士燮曰吾先君之亟職也有故秦狄齊楚皆疆
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疆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
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蓋釋楚以爲外
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句趨進
曰塞井夷蠹陳柎軍中而䟽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
患焉士燮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
藥書曰楚師輕窺固壘而待之二日必退退而擊之
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鄉相惡
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驪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

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關心舊不必良以犯
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
伯州犁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
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度於先君也
徹幕矣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蠹而
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
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犁以公
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
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



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矣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賦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賦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步殺御晉厲公藥鐵爲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荀爲右藥范以其族夾公行癸巳潘旭之黨蒐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微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將射死彘百鎗彘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

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殺以一矢復命晉韓厥與鄭伯其御杜邰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焉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邰至從鄭伯其右焉翰胡曰謀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邰至曰傷國於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殺中唐奇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豈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爲國故子必射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乃射再發盡落叔山再搏人以投中軍折軾晉師乃止因楚公子拔藥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男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諸攝政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赤君之使使鉞御持予是以不得攝從者使其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

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鷄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脩陳固列糗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欲杉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殺

魏絳戮僕賂罪

魯襄公三年晉悼公率諸侯同盟于鷄澤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



失也對曰絳無二志事君不避難有罪不逃刑其將
未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鈔
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之使使臣斯司馬臣聞
師衆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
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
揚于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致於用弑臣之罪重敢有
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晉公自慙而反謝之

子產知鄭之禍

魯襄公六年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嬰

人皆喜唯子產不願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
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自楚伐鄭
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
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冬楚子囊
伐鄭討其侵蔡也乃及楚平明年諸侯伐鄭為從楚
也

由基設覆成吳

魯襄公十三年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
養由基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不戒子



爲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大敗
吳師獲公子黨

吳人要敗楚師

魯襄公十四年秋楚子爲庸浦之役故子囊師于棠
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爲不能而弗傲吳
人自卑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和救吳人敗之獲
公子宜穀

晉師救魯敗齊

魯襄公十八年秋齊侯伐我比鄰晉侯伐齊以救魯

將濟河荀偃以絲係王二轂而禱曰齊環恃其險
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霄神主會臣虺將諸侯以討
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荀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
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會於魯濟尋澗
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壑防門而守之廣里
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
人多死晉士句告齊子家曰吾知于敢匿情乎魯人
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
失國于盍勗之子家以告公公恐吳要聞之曰君固

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斤山濼之險雖所不至必旃而踞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旃先與曳柴而後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陰平遂從齊師風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

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為三軍獲不止將取其乘顧曰為私追肅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矜甲而縛生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已邠荀偃士甸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藥盈以下軍克郭趙武韓起以上軍圍廬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夫于門中孟莊子斬其櫛以為公琴已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

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間左驂迫還于門中以枚數闔
齊侯駕將走郵棠太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畧
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
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
及濰南及沂

師曠吹律知師

魯襄公十八年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
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圍之使楊豚尹
宣告子庚曰國人謂不殺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

禮不數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入其以不殺爲自
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
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
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
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
於是子蟠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
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
伐鄭次於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賴次于旃然爲子
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圍梅山



侵鄭東北至于鯉牟而及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涉於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比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子疆掩敗吳師

魯襄公三十五年舒鳩人卒叛楚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退以右師先子疆息桓子捷子驍子孟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子疆曰又

將楚陸渚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

晉用楚人勝楚

魯襄公二十六年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



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釐子
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乎晉釐聲子通使
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
夫與楚執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
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
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
之審爲國者賞不借而刑不濫賞借刑懼及淫人刑
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借無濫與其大善寧
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無善人之謂也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
爲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
亂析公奔晉晉人宜諸戎車之殿以爲謀主統角之
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窳易震蕩也若多鼓鉦
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
蔘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
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爲也雍子之父
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
鄙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

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子產不禦楚師

魯襄公二十六年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欲
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
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
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還而歸乃易成也
夫小人之性蒙矜勇豈矜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非
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
入南里墮其城涉於欒氏門于師之邊縣門發獲九

人馬涉于汜而歸

魏舒臨敵設機

魯昭公元年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狄于太原崇
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
克國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
爲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狗爲五陳以相
離兩枅前伍枅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
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荀吳以義取鼓

魯昭公十五年晉荀吳穆子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
或請以城叛穆子不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
城何故不爲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
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
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勿賞是失信
也何以旆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
欲城而邇奸所喪滋多使故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
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
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

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急將焉用邑臣以費
息不如完舊買意無卒無庸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
亦能事吾君率義不棄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
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
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爲鞮歸

晉侯假祭滅戎

魯昭公十七年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維與三
塗長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
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丁卯



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蔡史先用牲于維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戒于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大獲

吳子計取乘舟

魯昭公十七年吳伐楚陽句爲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今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至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壘之及泉盈其隄

歲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於其衆曰喪先君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送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厨人知兵之變

魯昭公二十一年華氏叛宋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戍宋宋厨人濩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蓋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



因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
師于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若雒偃州員華登帥其餘
以敗宋師宋元公欲出厨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
不能遂亡君請待之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衆從之
公自揚門見之下而怒之曰國亡君死三三子之耻
也立重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
致死莫如去長兵彼多兵矣皆請用劍從之華氏北
復卽之厨人濮以衆果者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徐
敗華氏于新里

穰苴軍令嚴肅

齊景公以田穰苴爲將軍將兵得燕晉之師穰苴曰
臣素卑賤若擢之間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林未
附百姓不信任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
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
賈約曰旦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約束既
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爲賈謝曰不佞大
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
軍約束則忘其親授袍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

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
百姓之命皆垂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
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賈使人馳報景公請
救既往未及及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
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
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
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
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馭馬之左驂以徇三軍遣使
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簡疾醫藥身府
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
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
爲之赴戰晉師聞之爲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於
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

吳公子料楚敗

魯昭公二十三年吳人伐州來楚遠越帥師及諸侯
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楚遠越卒楚師燔
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
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



沈之君勿而狂陳大夫習壯而頑頓與許慕疾楚政
楚令尹死其師燭帥賤多寵政令不一七國同役而
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
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
矣諸侯爭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
救蕞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
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為三軍擊於後中軍從
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
師擊之三國敗復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

使奔許與蔡頌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
師大奔

尹戌料楚必亡

魯昭公二十四年楚子為舟師以畧吳疆沈尹戌曰
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
踵楚而鬪場無備邑能無亡乎吳人踵楚而邊人不
備遂蕞吳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
矣王一動而亡二姓之師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
生厲階至今為梗其王之謂乎



伍員設計敵楚

魯昭公三十年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已那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携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遂之使其適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吳子闞廬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其知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美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激亟肄以罷

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也闞廬從之楚柎是乎始病三十一年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還潛于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沈尹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魯定公二年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爲我使之無忘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

孫武斬姬試兵

吳王闔廬時孫武以兵法見王王曰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

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

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圍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
將西破疆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
焉

墨子爲宋止兵

宋景公時公輸若爲楚設機將以攻宋墨子聞之百
舍重爾往見公輸若謂之曰吾自宋聞子吾欲藉子
殺王公輸若曰吾義固不殺王墨子曰聞公爲雲梯
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
而殺衆敢問攻宋何義也公輸若服焉請見之王墨

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輿而欲
竊之舍其錦繡鄰有褊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
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也王曰必爲有竊疾矣
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
與敝輿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之江漢魚鼈鼈鼈
爲天下饒宋所謂無錐兔鮒魚者也此猶梁肉之與
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檉楠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
繡之與褊褐也臣以王吏之攻宋爲與此同類也王
曰善哉請無攻宋

夫樂史計勝楚

魯定公四年沈人不曾十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
滅沈秋楚爲沈故圍蔡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
殺卻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嚭爲吳大宰以
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囚之以其
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
楚令舟于淮汭自豫章與蔡夾漢楚左司馬戍謂子
常曰子治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
塞大陰直轍眞阨于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

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
也不可又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
司馬若司馬嚭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
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
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
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畢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
陳于柏舉闔廬之第夫樂王晨請於闔廬曰楚子常
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
之必克弗許夫樂王曰所謂臣弑而行不待命者其

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吳從楚師及清於將擊之夫罃王曰困獸猶聞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闔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澠五戰及郢

子西改定楚都

魯定公六年四月己丑天太子終暴敗楚舟師獲潘

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于期又以陵師敗于繁揚令尹子西曰乃今可爲也於是不遷郢於鄢而政紀其政以定楚國

孔子禮却萊兵

魯定公十年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齊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真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弑盟兵不偪



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
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轅書曰齊師出境
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蒧無
還揖對曰而不及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
齊侯將饗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
聞焉事既成矣而又饗之是勤執事也且儀象不出
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執
押也用執釋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饗所以昭
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饗齊人來歸郕讎魯

陰之田

句踐計亂吳師

魯定公十四年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檣李句
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
劍于頸而諷曰二君有治臣奸旗數不敏於君之行
前不敢逃刑敢賜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
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
一屣還卒於陘去檣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荀出
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



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伍員諫許越成

魯哀公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楛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語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濊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甚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

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非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讐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遠天而長寇讐後雖悔之不可及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鬻夷而長寇讐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三月越及吳平

越王卑辭行成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逆之。江大夫種
乃獻謀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夫
晉華登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夫
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勝未可成。夫謀必素見成事焉，
而後履之，不可以授命。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
其民，以廣侈吳王之心。吾以上之於天，天若棄吳，必
許吾成，而不吾足也。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既
罷弊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乃無有命矣。越王

許諾，乃命諸將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使下臣郢
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者越國
見禍，得罪於天王。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句踐，而又
宥赦之。君王之於越也，繫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孤不
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禍無良，
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以重
得罪於下執事。句踐用師二三之老，親委重罪，頓頽
於邊。今君王不察盛怒，為兵時，殘伐越國，越國固貞
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邊垂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

句踐請盟三有嬪女其筵第以駭姓於王官一介嫡
男奉幣臣以隨諸御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大王豈
所裁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夫諺曰狐狸之而狐搢之
是以無成功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開於天下而
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
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吳王
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齊吾將許越成

子西言吳自敗

魯哀公元年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誰能用

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特君之何子
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矣夫甘園廬食不二味
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師不飾
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苗孺親巡孤寡而共
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
馬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不知曠
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文有臺
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
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食是務視民如魚而用之日新



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子胥諫吳伐齊

魯哀公十一年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豎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秦吳也乃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復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泯矣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及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鏹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槨槨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

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

吳王夫差既許越成乃大戒師徒將以伐齊申胥進諫曰昔天以越賜吳而王弗受夫天命有及今越王句踐恐懼而改其謀舍其怨令輕其賦歛施民所善去民所惡身自約也祿其衆庶其民殷衆以多甲兵譬越之在吳也猶人之有腹心之疾也夫越王之不意敗吳於其心也威然服士以伺吾闕今王非越是圖而齊魯以為憂夫齊魯諸疾疥癬也豈能涉江淮而與我爭此地哉將必越實有吳土王盍亦鑑於人

無鑑於水昔楚靈王不君其臣箴諫以不入乃築臺
於章華之上闕爲石郭被漢以象帝舜罷弊楚國以
間陳蔡不脩方城之內踰諸夏而圖東國三歲於沮
汾以服吳越其民不忍饑勞之殃三軍叛王於乾谿
王親獨行屏營傷惶於山林之中三日乃見其涓人
嚙王呼之曰余不食三日矣王趨而進王枕其股以
寢於地王寐時枕王以撲而去之王覺而無見也乃
謂鬲將入棘園不納乃入芊尹申亥氏焉王縊申亥
王以歸而土埋之其室此志也豈遽忘於諸侯之

耳乎今王既變鯀禹之功而高高下下以能民於姑
蘇天奪吾食都鄙存饑今王將很天而伐齊夫吾民
雖矣體有所傾寧諸群獸然一箇負矢將百群皆奔
王其無方收也越人必來襲我王雖悔之其猶有及
乎王弗聽

越師二陸伐吳

魯哀公十三年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
池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爲二陸躡無餘謳陽自南方
先及郟吳太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



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讐
而弗殺也太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
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虜無餘地
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太
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告敗于王王惡
其聞也自劉七人於幕下

越子計分吳兵

魯哀公十七年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諸笠澤夾水
而陳越子爲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

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
師大亂遂敗之

種蠹以越傾吳

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伐
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陰
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
王弗聽及敗于夫椒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此爲
之柰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究傾者與人節事者以
地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勾踐曰諾乃



今大夫種行成於吳，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勾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勾踐請身爲臣，妻爲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勾踐勾踐欲殺妻子，燔寶器，願戰以死。種止勾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間，行言之於吳。大夫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間獻吳。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勾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勾踐將殺其妻子，燔其寶器，悉五千入網戰，必有當也。嚭因說吳王曰：越已服爲臣，若將

赦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子胥諫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勾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卧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耻耶？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與百姓同其勞。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爲質於吳。二歲而吳歸蠡。勾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民欲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鷖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吳兵加齊晉，恣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實害

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湣自矜為越計莫若結齊親楚
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
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勾踐曰善居二年吳王將伐齊
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勾踐食不重味與百姓同苦樂
此人不死必為國患吳王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越
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發粟以上其
事甚登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太宰嚭譏
子胥曰伍員親忠而實員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
王前欲伐齊員強諫已而有功是用及怨王王不備

伍員員必為亂因賜子胥屬鏹劍以自殺勾踐召范
蠡曰吳已殺子胥尊諛者衆可乎對曰未可至明年
春吳王比會諸侯於黃池吳國精兵從王惟獨老弱
與太子留守勾踐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
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伐吳吳師敗
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方會諸侯於黃池懼天
下聞之乃秘之吳王已明黃池乃使人厚禮以請成
越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越復伐
吳吳士民罷弊輕銳盡死於齊晉而越大破吳因而



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復棲吳王於姑蘇之山天
王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而前請成越王曰孤臣夫差
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
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王趾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
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勾踐不惡欲
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
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早朝晏罷非爲吳
邪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棄之可乎天與弗取反受
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勾踐曰君

欲聽子之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
屬政於執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吳使者泣而去勾
踐憐之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君百家吳王
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乃蔽其面曰吾無
面以見子胥也

智伯以辭伐齊

魯哀公三十二年晉荀瑶伐齊高無平帥師禦之智
伯視齊師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旌其謂余畏而返
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卜智伯曰君告于天子



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瑤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壬辰戰于犁丘齊師敗績智伯親擒潁庚

南文子料犀首

衛悼公時犀首伐黃過衛使人謂衛君曰敝邑之師過大國之郊曾無一介之使以存之乎敢請其罪今黃城將下矣已將移兵造大國之城下衛君懼束紵三百緹黃金三百鎰以隨使者南文子止之曰是勝黃城必不敢來不勝亦不敢來是服黃城則功大名震內臨其倫夫在中者惡聽議其事蒙大名換成功坐御以待中之讖犀首雖愚必不爲也是不勝黃城破心而走歸恐不免於罪矣彼安敢攻衛以重其不勝之罪哉果勝黃城帥師而歸遂不敢過衛

文子兩沮智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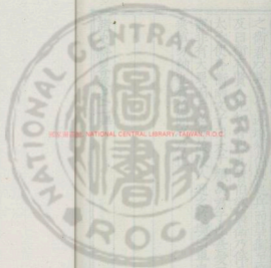
衛悼公時智伯欲伐衛遣衛君野馬四百璧一衛君大說群臣皆賀南文子有憂色衛君曰大國大權而子有憂色何文子曰無功之賞無力之禮不可不察也野馬四百璧一此小國之禮而大國致之君其圖



之衛君以其言告邊境智伯果起兵而襲衛至境而
反曰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智伯欲襲衛乃俘亡其
太子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頑為君子也甚愛而有
寵非有大罪而亡必有故使人迎之於境曰車過五
乘慎勿納也智伯聞之乃止

諸史將畧卷之二畢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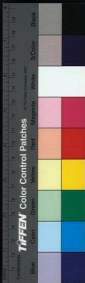


2025/12/26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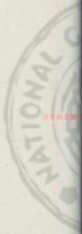


200808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 1980-8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MPA, FL 336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XEROGRAPH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R.O.C.

101226 v.3





諸史綱畧卷之三

戰國

三晉決隄滅智

周威烈王三十三年智伯率韓魏之甲圍趙襄子于晉陽而灌之城不沒者三版初智伯求地於韓魏趙韓魏與之趙弗與故及於難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駘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澤水可以灌平陽也邠疵謂智伯曰韓魏必反矣智伯曰



REPRODUCED B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子何以知之郗嘉曰以人事夫從韓魏之兵以攻趙
趙亡難必及韓魏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降有日
而二子有憂志而無喜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
告二子二子曰此讒臣改爲趙氏遊說使主疑二家
而憚於攻趙也不然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
而欲爲此危難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郗嘉入曰主
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何以知之曰臣見其
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悅襄子使
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唇亡則齒寒今智伯率

韓魏以攻趙趙亡韓魏爲之矣矣二子曰我心知其
然也恐事未遂而謀泄則禍矣至矣孟談曰出二主
之口入臣之耳何傷也二主乃陰與之謀期日而遣
之襄子夜使人殺守隄吏而決水灌智軍智軍救水
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之
衆而滅其族

吳起諫魏恃險

周安王十六年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稱曰河
山之險不亦信固哉王鍾侍坐曰此晉國之所以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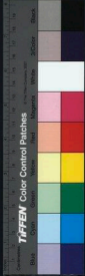


也若善脩之則霸王之業具矣吳起對曰吾君之言
危國之道也而子又附之是重危也武侯忿然曰子
之言有說乎吳起對曰河山之險信不足保也是霸
王之業不從此也昔者三苗之居左有彭蠡之波右
有洞庭之水汶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險也
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夏桀之國左天門之陰而右
天谿之陽虜澤在其北伊洛出其南有此險也然為
政不善而湯伐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漳滏前帶
河後被山有此險也然為政不善而武王伐之且君

親從臣而勝降城城非不高人民非不衆也然而得
得并者政惡故也從是觀之地形險阻奚足以霸王
哉武侯曰善吾乃今日聞聖人之言也西河之政專
委之子矣

威王不疑章子

周安王二十四年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
子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合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為
變其徽章以雜秦軍候者言章子以齊入秦威王不
應頃間候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而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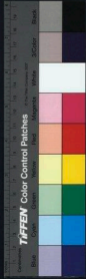
者三有司請曰言章子之賊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
鷹將而擊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焉爲而擊之頃
聞言齊兵大勝秦軍大敗於是秦主穰西藩之臣而
謝於齊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洛得罪其父
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故章子將也勉之曰夫
子之強全兵而還必死葬其母之塚對曰臣非不能
更葬先妾也臣之塚當與君之塚對曰臣之父未教而
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
爲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爲人臣欺生君哉

淳于髡諫伐魏

周顯王十六年齊欲伐魏淳于髡謁齊王曰韓子盧
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
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
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勦之苦而擅其
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敝其衆臣恐強秦大楚
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

惠施以楚毀齊

周顯王十六年齊魏戰於馬陵齊大勝魏殺太子申



覆十萬之軍魏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讐也怒之至死不忘國雖小吾常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可臣聞之王者得度而霸者知計今王所以告臣者厥於度而遠於計王固先屬怨於趙而後與齊戰今戰不勝國無守戰之備王又欲悉起而攻齊此非臣之所謂也王若欲報齊子則不如因楚服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矣王游人而合其間則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伐罷齊則必為楚禽矣楚王以楚毀齊也魏王曰善乃使人報於齊願臣畜而朝田嬰許

譖張丑曰不可戰不勝魏而得朝禮與魏和而下楚此可以大勝也今戰勝魏覆十萬之軍而禽大子申臣萬乘之魏而甲秦楚此其暴戾定矣且楚王之為人也好用兵而其務名終為齊患者必楚也田嬰不聽遂內魏王而與之並朝齊侯冉三趙氏醜之楚王怒自將而伐齊趙應之大敗齊於徐州

田忌攻魏救趙

周顯王十六年魏伐趙圍邯鄲齊威王謀救趙以田忌為將孫子為師孫子曰夫解紛糾者不控拳救



聞者不搏掖批亢搗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梁
之輕兵銳卒竭杉外而老弱疲於內若引兵疾走其
都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收樊杉魏
也忌從之魏師克邯鄲還與齊戰於桂陵魏師大敗

孫臏滅魏救韓

周顯王二十八年魏伐韓韓求救於齊齊以田忌為
將孫子為師以救韓直走魏都龐涓聞之去韓而歸
魏魏人亦大發兵使太子申為將以禦齊孫子曰彼
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吾戰者因其勢

而利避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趨
利者軍半至乃使齊人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
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
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輜重
輕銳日倍兼行逐之孫子度其暮當至馬陵道隘而
傍多隘阻可伏兵乃併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
樹下今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涓果
夜至見白書以火燭之讀未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
涓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大敗魏師虜

太子申

蘇秦游說合從

周顯王三十六年蘇秦將爲從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匹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棗之利民雖不田作棗棗之實足食於民矣此所謂天府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校將之憂無過燕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趙之爲蔽

於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敵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難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踵道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衆軍於東垣矣度呼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國必無



患矣燕王曰寡人國小西迫強秦促近齊趙齊趙強
國今主君幸教詔之合從以安燕敬以國從於齊
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

蘇秦往說趙王曰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強
趙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
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滹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
國不足畏也且秦之所畏者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
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
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則不然無有

名山大川之限稍稍蠶食之傳之國都而止矣韓魏
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禍必中於趙
矣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
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
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而爲天子誠得
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國之強弱內度其士卒
之衆寡賢與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
節固已見於胷中矣豈掩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
事哉臣竊以天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



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并力爲一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夫橫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與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笙琴瑟之音察五味之和前有軒轅後有長庭美人巧笑卒有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橫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喝諸侯以求割地願大王之孰計之也臣聞明王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強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爲大

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擯畔秦天下之將相相與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刑白馬以盟之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食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魏塞午道趙涉河漳傳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渤海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



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擯秦秦必不敢出兵於函
谷關以害山東矣如是則霸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
少蒞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今上客有意
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蘇秦爲武安君
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
蘇秦曰齊王曰韓比有鞏洛成臯之固西有宜陽常
阪之塞東有宛穰滑水南有陘山地方千里帶甲數
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自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
來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

者達胷近者掩心韓卒之劔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
陽合伯鄧師宛馮龍淵太阿皆陸斷爲牛水擊錫馬
當敵即斬堅甲盾鞬整鐵暮葦挾肉無不畢具以
韓卒之勇被堅甲賊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
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欲西面事秦稱東藩
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爲
天下笑無過此者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大王
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效之明年又益求割地
與之即無地以給之不與則秦前功而後更受其禍



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夫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而買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語曰寧爲鷄口無爲牛後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爲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蘇秦說齊宣王曰齊南有太山東有琅琊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里帶甲

數十萬粟如丘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錐矢戰如雷電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下戶三男子三七十二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鬪雞走犬六博踰鞠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數而富志高而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天下不能當今乃西面事秦竊爲大王羞之且夫韓魏所以畏秦者以與秦接



界也兵出而相當不至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
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以亡
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
今秦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至衛陽晉之道徑亢
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馬不得並行百人守險千人不
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譏其後也是
故惴疑虛喝高雖而不敢進則秦不能害齊亦明矣
夫不料秦之不奈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羣臣之
計過今臣無事秦之名而有強國之實臣故願大王

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不敢
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三晉怒齊不與已也必東
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於三
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晉

張儀計撓齊楚

周赧王二年齊助楚攻秦取曲沃其後秦欲伐齊齊
楚之交善惠王患之謂張儀曰吾欲伐齊齊楚方懼
子爲寡人慮之柰何張儀曰王其爲臣約車并幣臣
請試之張儀南見楚王曰敝邑之王所說甚者無大



大王唯儀之所甚願爲臣者亦無大大王敝邑之王
所甚憎者無大齊王唯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大齊王
今齊王之罪其於敝邑之王甚厚敝邑欲伐之而大
國與之懼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令而儀不得爲臣
也大王苟能閉關絕魯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方
六百里若此齊必弱齊弱則必爲王役矣則是比弱
齊西德於秦而私商於之地以爲利也則此一計而
三利俱至楚王大說宣言之於朝廷曰不穀得商於
之地方六百里群臣聞見者畢賀陳軫後見獨不賀

楚王曰不穀不煩一兵不傷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
百里寡人自以爲智矣諸士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
也陳軫對曰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
不敢妄賀王曰何也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
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先絕是楚孤也秦又何重孤
國且先出地絕齊秦計必弗爲也先絕齊後責地且
必受欺於張儀受欺於張儀王必惋之是西生秦患
北絕齊交則兩國兵必至矣楚王不聽曰吾事善矣
子其弭口無言以待吾事楚王使人絕齊使者未來



又重絕之張儀及秦使人使齊齊秦之交陰合楚因
使一將軍受地於秦張儀至稱病不朝楚王曰張子
以寡人不絕齊乎乃使勇士往詈齊王張儀知楚絕
齊也乃出見使者曰從甚至某廣從六里使者曰臣
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固以小人安得六百里
使者反報楚王楚王大怒欲與師伐秦陳軫曰臣可
以言乎王曰可矣軫曰伐秦非計也王不如賂之一
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而虜償於齊也楚國不
向全事王今已絕齊而責欺於秦是言合齊秦之交

也國必大傷楚王不聽遂舉兵伐秦秦與齊合韓氏
從之楚兵大敗於杜陵

郭隗說燕致賢

周赧王四年燕昭王收破燕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
賢者欲將報讐故性見郭隗先生曰齊因孤國之亂
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其
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敢問以國報讐者奈何
郭隗先生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
處亡國與役處誦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已者



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已者至人趨則若
已者至馮几據挾眇視指使則廝役之人至若恣睢
齶擊响籍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
法也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
朝其賢臣天下之上必趨於燕矣昭王曰寡人將誰
朝而可郭隗先生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
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消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
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反以報君君
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消人對

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况生馬乎夫天下必以王爲能
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
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於隗者乎豈
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
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燕王吊死問生
與百姓同其甘苦二十八年國殷富士卒樂佚輕戰
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而伐齊
齊兵敗閔王出走於外燕兵獨追比入至臨淄盡取
齊寶燹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唯獨莒即墨

周累料拔宜陽

周赧王七年秦攻宜陽周君謂周累曰子以爲何如對曰宜陽必拔也君曰宜陽城方八里材士十萬粟支數年公仲之軍二十萬景翠以楚之衆臨山而救之秦必無功對曰甘茂竊旅也攻宜陽而有功則周公且也無功則削述於秦秦王不聽群臣父兄之讖而攻宜陽宜陽不拔秦主耻之臣故曰拔甘茂攻宜陽三鼓之而卒不上秦之右將有尉對曰公不論兵必大困甘茂曰我羈旅而得相秦者我以宜陽餌上

今攻宜陽而不拔公孫衍擣里疾挫我於內而公仲以韓窮我於外是無伐之日已請明日鼓之而不可下因以宜陽之郭爲墓於是出私金以益公賞明日鼓之而宜陽拔

頽率計止九門

周赧王八年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東周惠公患之以告頽率頽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救於齊頽率至齊謂齊王曰夫秦之爲無道也欲興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內自盡計與秦不若歸之大國夫存

危國美名也得九鼎居寶也顧大王圍之齊王大發
師五萬人使陳臣思辨以救周而秦兵罷齊將取九
鼎周君又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解之顏率
至齊謂齊王曰周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也
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涂之從而致之齊齊王曰寡
人將寄徑於梁顏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
謀之暉臺之下沙海之上其日又矣門入梁必不出
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楚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
九鼎謀之於葉處之中其日又矣若入楚則必不出

王曰寡人終何涂之從而致之齊顏率曰敝邑固猶
爲王患之夫鼎者非效醢盞醬醢耳可懷挾提挈以
至齊者非效鳥集爲飛兔興馬逐漣然止於齊者昔
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輓之九九八十
一萬人士卒師徒械器被具所以備者稱此今大王
縱有其人何涂之從而出竊爲大王私憂之齊王曰
子之數來猶無與耳顏率曰不敢欺大國疾定所從
出敝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



周赧王十五年楚圖鄧徵甲與栗於周周君患之告
蘇代蘇代曰何患焉代能為君令韓不徵甲與栗於
周又能為君得高都周君大悅曰子苟能寡人請以
國聽蘇代遂往見韓相國公仲曰公不聞楚計乎昭
應謂楚王曰韓氏罷兵兵倉庫空無以守城吾攻之
以饑不過一月必拔之今圖雍氏五月不能拔是遷
病也楚王始不信昭應之計矣今公乃徵甲與栗於
周此告楚病也昭應謂此必勸楚王益兵守雍氏雍
氏必拔公仲曰善然吾使者已行矣代曰公何不以
高都與周公仲怒曰吾無徵甲與栗於周亦已多矣
何為與高都代曰與之高都則周必折而入於韓秦
聞之必大怒而焚周之節不通其使是公以敵高都
得完周矣何不與也公仲曰善不徵甲與栗於周而
與高都楚卒不拔雍氏而去

虞卿辯折樓緩

周赧王十六年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
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
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

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爲之自殺於房中者二八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遂於魯是人不能令死而婦人爲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爲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爲妬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許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王計

之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而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誠不知秦力之所至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今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講乎王曰誠

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者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啓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不取於秦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虞卿曰樓緩言不講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講今講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講也此自盡之術

也不如無講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亦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予之乎不予則是棄前資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敵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強之秦



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秦虎狼之國也無
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
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
王曰諾樓緩聞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之
樓緩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趙構難
而天下皆說何也曰我將因強而乘弱今趙兵困於
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在於秦矣故不若亟割地
求和以慰天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
之敝而瓜分之趙且云何秦之圖王以比斷之勿復

計也虞卿聞之又入見王曰危矣樓子之爲秦也夫
趙兵困於秦又割地爲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
哉不亦大示天下弱乎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
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讐也
得王六城并力而西擊秦也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
也是王失於齊而取償於秦一舉結三國之親而與
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
虞卿未及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

武安君諫伐趙

周赧王十七年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曰前年國虛民饑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食三軍之俸有倍於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秦軍大克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葬傷者厚養勞者相饗飲食備餽以靡其財趙人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瘞涕泣相哀戮力同憂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已來君臣憂懼早朝之少留計齊王曰寡人不敏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陳軫說齊合從

周顯王四十年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爲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遠甚也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強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強秦也不憂強秦而適相罷弱而兩歸其國於秦此臣之所以爲山東之患天下爲秦相割秦曾不出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力天下爲秦相事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
愚耶領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五霸之伐也伐
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主必死辱民
必死虜今韓梁之目未嘗乾而齊民獨不也非齊親
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
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襄河山而
東攻齊舉齊屬之海南面而孤楚韓梁北向而孤燕
趙齊無所出其計矣願王熟慮之今三晉已合矣後
爲兄弟約而出銳師以伐梁絳安邑比萬世之計也

晏罷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
并心備秦爲務其國內實其外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
可伐也王曰寡人既以興師矣乃使校大夫王陵將
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王欲使武安君武安君稱
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
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之衆入楚拔郢郢焚其
廟東至竟陵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
興兵甚衆君所將之卒不能半之而與戰之於伊闕
大破二國之軍流血漂鹵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

至今稱以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
長平者已十七八其國虛弱是以寡人大發軍人數
倍於趙國之衆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常以寡擊
衆取勝如神况以強擊弱以衆擊寡乎武安君曰是
時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妬以功諛諂
用事良臣斥疎百姓心離城池不脩既無良臣又無
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發梁焚舟以
專民掠於郊野以足軍食富此之時秦中士卒以軍
中爲家將帥爲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

死不旋踵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
鬪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不欲先用
其衆魏恃韓之銳歎推以爲鋒二軍爭便之力不同
是以臣得設疑兵以持韓陣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
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
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於長
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
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繕治兵甲以益其強
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

死士至於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
人二心上下同力猶勾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
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
克攻其列城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
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親其利又病未
能行應侯慙而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
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陵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九
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出輕銳以寇其後秦數不
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如何王聞之怒因見武

安君強起之曰君雖病強爲寡人卧而將之有功寡
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
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雖不行無罪不免於
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諸侯之憂撫
其恐懼伐其驕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
必以趙爲先乎此所謂爲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
若不察臣愚計必欲決心於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
勝一臣而爲天下爲者也夫勝一臣之嚴焉孰若勝
天下之威大耶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



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
爲辱軍之將願大王察之王不荅而去

馮睢計殺宮他

周赧王十八年宮他亡西周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
於東周東周大喜西周大怒馮睢曰臣能殺之君予
金三十斤馮睢使人操金與宮問遺宮他曰告宮他
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來亡來事又且泄自令
身死因使人告東周之候曰今夕有姦人當入者矣
候得而獻東周東周立殺宮他

蘇子爲燕罷齊

周赧王二十六年客謂燕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
韓魏之兵燕趙之衆猶鞭笞也使齊北面伐燕即雖
五燕弗能當王何不陰出使散游士頓齊兵敵其衆
使世世無患燕王曰假寡人五年寡人得其志矣蘇
子曰請假王十年燕王說奉蘇子車十五乘南使於
齊謂齊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
衆猶鞭笞也臣聞當世之舉王必誅暴正亂舉無道
攻不義今宋王射天宮地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履袿

其臂彈其卑此天下之無道不義而王不伐王名終不成且夫宋中國膏腴之地鄰民之所處也與其得百里杻燕不如得十里於宋伐之名則義實則利王何爲弗爲齊王曰善遂興兵伐宋三覆宋宋遂舉燕王聞之絕交於齊率天下之兵以伐齊大戰一小戰再頓齊國成其名故曰因其強而強之乃可折也因其廣而廣之乃可缺也 鮑虎曰聽言亦難失蘇子所以告齊王天下之正謂也齊用之不旋踵而招天下之兵故有事於天下者不可以人之言求諸已而

已已無罪而後可以誅人之罪已無釁而後可以乘人之釁

魏王虔號之喻

周赧王三十年秦使趙攻魏魏謂趙王曰攻魏者亡趙之始也昔者晉人欲亡虞而先伐虢者亡虞之始也故荀息以馬與璧假道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卒假晉道晉人伐虢反而取虞故春秋書之以罪虞公今國莫強於趙而并王賢而有聲者相之所以爲心腹之疾者趙也魏者趙之號也趙者魏之虞也聽



秦而攻魏者虞之爲也願王之熟計之也

田文借兵燕趙

周赧王三十一年秦將伐魏魏王聞之夜見孟嘗君告之曰秦且攻魏子爲寡人謀奈何孟嘗君曰有諸侯之救則國可存也王曰寡人願子之行也重爲之約車百乘孟嘗君之趙謂趙王曰文願借兵以救魏趙王曰寡人不能孟嘗君曰夫取借兵者以忠至也王曰可得聞乎孟嘗君曰夫趙之兵非能強於魏之兵魏之兵非能弱於趙也然而趙之地不歲危而民

不歲死而魏之地歲危而民歲死者何也以其西爲趙敵也今趙不救魏魏歟盟修秦是趙與強秦爲甲也地亦且歲危民亦且歲死矣此文之所以忠於大王也趙王許諾爲起兵十萬車三百乘又北見燕王曰先日公子嘗約兩主之交矣今秦且攻魏願大王之救之燕王曰吾歲歲然二年矣今文行數千里而以助魏且奈何田文曰夫行數千里而救人者此國之利也今魏王出國門而望見軍雖欲行數千里而助人可乎燕王尚未許也田文曰臣効便計於王王



不用臣之忠計文請行矣恐天下之將有大變也王曰大變可得聞乎曰秦攻魏未能克之也而彊已燔游已奔矣而燕不救魏魏王折節割地以國之半與秦秦必去矣秦已去魏魏王悉韓魏之兵又西借秦兵以因趙之衆以四國攻燕王且何利利行數千里而助人乎利出燕南門而望見軍乎則道里近而輸又易矣王何利燕王曰子行矣寡人聽子乃爲之起兵八萬車三百乘以從田文魏王大說曰君得燕趙之兵甚衆且彊矣秦王大恐割地請歸於魏因歸燕

趙之兵而封田文

田單智計破燕

周赧王三十六年田單破燕復齊初齊攻安平田單宗人以鐵籠車轉得全奔即墨及樂毅圍即墨即墨人以單多智立爲將以拒燕燕昭王薨惠王立與樂毅有隙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惠王曰齊王已死城不拔者二耳樂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惟恐他將來即墨殘矣燕王



乃使騎劫代樂殺殺知若善代之遂奔趙燕將士由
是不和軍令城中人每食必祭其先于庭飛鳥皆翔
舞而下城中燕人惟之軍因宣言曰常有神師下教
每出約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懼燕軍劍所得齊卒
置之前行燕聞之如其言城中望見齊人降者盡劍
皆怒堅守惟恐見獲又縱言曰我懼燕人掘我城外
冢墓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冢墓燒死人齊人望見皆
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軍知士卒可用乃身操版
鋪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

令甲卒皆伏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軍又收民金
得千鎰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降願無虜掠吾族
家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益懈單乃收城中得牛千餘
爲絳繒衣盡五采籠文束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蒿於
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
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大驚視牛皆龍文所觸盡
死傷城中鼓譟從之燕軍大敗走齊殺騎劫追亡逐
北所過城邑皆叛乘勝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
焉



仲連智料田單

周赧王三十六年齊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連仲連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單曰單以即墨餘卒破燕復齊今攻狄而不下何也弗謀而去遂攻狄三月不克單乃懼問仲連仲連曰將軍在即墨織簣仗鉞爲士卒倡曰無可往矣宗廟亡矣亡日尚矣歸柎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莫不揮淚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今將軍東有夜邑之秦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

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田單曰單之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厲氣循城立杵矢石之所援枹鼓之狄人乃下

蘇代爲齊說秦

周赧王四十四年趙且與秦伐齊齊懼令田章割陽武遣子爲質合於趙王喜乃案兵書於秦曰齊以陽武賜敝邑而納順子欲以解伐敢告下吏秦王使公子他之趙謂趙王曰齊與大國救魏而倍約不可信恃大國不義以告敝邑而賜之二社之地以奉祭祀



趙奢相穢破秦

周赧王四十五年秦伐趙國關與王召群臣問之庶
頗樂乘皆曰道遠險阻難救趙奢曰如兩鼠鬪於穴
中將勇者勝王乃令奢將兵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
止令軍中曰有以軍中謀者死秦師軍武安西鼓譟
勒兵武安屋瓦盡震趙軍中候有言急救武安會立
斬之堅壁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問入趙壁奢
善食而遣之問還報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
軍不行乃增壘於與非趙地也奢既遣問卷甲而趨

之不親舉而伐之主辱軍破爲天下笑所以然者以
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藉賊兵而齎盜食者也
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
也今舍此而遠攻不亦謬乎且昔者中山之地方五
百里趙獨擅之功成名立利附焉天下莫能害今韓
魏中國之虞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而
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趙強則楚附楚強則趙附楚
趙附則齊必懼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秦附而韓魏
可虛也王曰寡人欲親魏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

親請問親魏柰何范雎曰卑辭重幣以事之不可削
地而賂之不可舉兵而伐之於是舉兵而攻邢丘邢
丘拔而魏請附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
若木之有蠹人之病心腹天下有變爲秦害者莫大
於韓王曰寡人欲收韓韓不聽爲之柰何范雎曰舉
兵而攻滎陽則成臯之路不通北斬太行之道則上
黨之兵不下一舉而攻宜陽則其國斷而爲三韓見
必亡焉得不聽韓聽而霸事可成也王曰善

觸華金移后意

周赧王五十年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
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
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
必嚼其面左師觸華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
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又失
竊自怨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郤也故願望見太后曰
老婦恃鞏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鬻耳曰老
臣今者殊不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
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

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大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爲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父長有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

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爲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祿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子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

范雎間去庶頗

周赧王五十五年范雎爲秦昭王相使左庶長王齕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齕因攻趙趙使庶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爲讓而隼使人行千金於趙爲反間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子趙括將耳庶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庶頗軍多失亡軍數敗走反堅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代庶頗將以擊秦秦聞馬服君子將乃以武安君白起爲上將軍秦軍射殺趙括括軍

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武安君乃挾詐而盡坑之

秦

李牧養銳備邊

秦始皇三年趙將李牧嘗居代馬門備匈奴以便宜行事置吏市租皆輸幕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謀爲約曰匈奴郎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如是數歲無所亡失皆以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使人讓之牧如故王怒

使人代之屢密戰不利過不得田畜王復請李牧牧
稱病不出王強起之牧曰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
王許之牧至如約匈奴救歲無所得終以爲怯士日
得賞而不用皆願一戰乃選軍騎習戰大縱畜牧人
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以數千委之單于聞之大率
衆入寇牧乃多爲奇陣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
十萬餘人滅襜褕樓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十餘歲
不敢近趙邊

王翦計殺趙將

秦始皇十九年王翦爲秦將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
禦之李牧數破走秦軍殺秦將胡屠之乃多遣趙王
寵臣郭開等金使爲友間曰李牧司馬尚欲與秦反
趙以多取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葱及顏聚代將斬
李牧廢司馬尚後三月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虜
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王翦量敵請兵

秦始皇二十三年王翦滅荆初始皇問於李信曰吾
欲取荆度用幾何人對曰不過二十萬問王翦翦曰



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曰將軍老矣何怯也乃使信及
蒙恬將二十萬人伐楚蒙恬病歸穎陽明年李信攻
平與蒙恬攻寢大破楚軍信又攻郢郢破之於是引
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楚人因隨之三日二夜不頓
舍大敗李信入兩壁殺七都尉李信奔還王怒自至
穎陽謝王蒙恬起之謂曰老臣罷病悼亂大王必不
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王許之於是翦將六十
萬人伐楚王遠至郢上翦以王怛中而不信恐空國
之軍士以委之終必殲之乃請美田宅甚廣王皆許

之翦乃取陳以高至平與楚國人悉兵禦之堅壁不
與戰楚數挑戰終不出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
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間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
距翦曰可用矣楚既不得戰乃引而東王翦追之令
壯士擊大破楚師至靳南殺其將軍項燕楚師亂走
乘勝畧定城邑虜楚王負芻以其地置楚郡

諸史將畧卷之三

國立中央圖書館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1996 Munsell Color Services Lab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RES:810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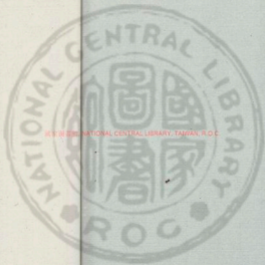
2015.01.22 09: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 2008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諸史將畧卷之四

漢

沛公扶義入關

秦二世三年沛公破秦入關初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之當時秦兵強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之殺項梁奮勢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羽為人剽悍猾賊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誦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



往無後暴宜可下項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
遂遣沛公至是與秦軍相距于峽關沛公欲擊之張
良曰秦兵尚強未可輕願先遣人益張旗幟於山上
為疑兵使鄼生陸賈往說秦將噲以利秦將果欲連
和沛公欲許之張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士卒不從
不知因其憊息而擊之沛公遂引兵繞峽關踰黃山
擊秦軍大破之藍田南遂至藍田又戰其北秦兵大
敗

韓信計定天下

漢高祖元年韓信拜將禮畢漢王曰丞相數言將軍
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辭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
權天下豈非項王耶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
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
惟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
為人也項王暗噤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
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人
有疾病滯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利敝
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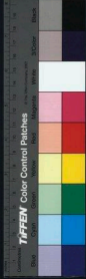


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
諸侯不平逐其故主而王其將相又遷逐義帝置江
南所過無不殘滅百姓不親附特劫虜威疆耳名雖
爲霸實失天下心故其疆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
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諫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
散且三秦王爲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
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
十餘萬唯獨邯欣驕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
髓今楚強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

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秦民無
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民
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
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
信晚遂聽信計

韓信替渡定魏

漢高祖二年遣韓信擊魏魏王豹盛兵蒲坂以塞臨
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伏兵從夏陽口以
木罌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急擊虜豹



悉定魏地

陳平計間楚王

漢高祖二年項王圍漢王於滎陽割地以和弗許陳平曰項王背鯁之臣惟亞父鍾離昧數人而已項王爲人意思信讒請以黃金數萬斤行及間漢王從之平得金多縱反間於楚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爲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爲一以滅項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爲大宰之具舉進見楚使陽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也復持

去以惡草具進楚使歸具以報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擊下滎陽項王不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大怒疽發背死

張良諫立六國

漢高祖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憂恐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秦義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爲臣妾德義已行陛下



南鄉稱霸楚必歛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
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王方食曰
子房前客有爲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鄉生語告於子
房曰何如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
王曰何狀良曰臣請借前箸爲大王籌之曰湯伐桀
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
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矣武王伐紂封其
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
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矣武王入商表商容之間式

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
者之間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矣發巨
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
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倒置干戈覆以虎
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修文不復用
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
所爲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
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輪積今陛下能放牛不
復輪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親



成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及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無強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今趣銷印

韓信出奇定趙

漢高祖三年韓信張耳北擊趙引兵數萬欲東下井陘趙兵聚井陘口號二十萬廣武軍李左車謂陳餘

曰信耳乘勝而來去國遠聞其鋒不可當吾聞千里銳糧士有鐵色然蘇後變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糧食必在後願假臣善兵三萬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闕退後不得還野無所掠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麾下否則必為二子所擒矣餘嘗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不聽左車策信間視知歸告信大喜乃敢遂下末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草山而望趙軍戒曰趙空



壁逐我即疾入趙壁拔其幟而易之令裨將傅餐曰
今日破趙會食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望見大
笑平旦信耳建大將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
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耳佯棄旗鼓走水上軍趙果空
壁逐之信所遣馳入趙壁拔趙幟立漢幟水上軍皆
殊死戰趙軍以失信耳欲歸壁見幟皆亦大驚遂亂
遁去漢兵夾擊之大破趙軍斬陳餘擒趙王歇

左車謀定燕齊

漢高祖三年韓信破陳餘後信募生致廣武君李左

車師事之韓信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若何而有功
對曰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於關與一舉而
下井陘不旬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
威振天下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
用今將軍欲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
力不能支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拒
境以自強燕齊相持而不下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
若此者將軍之所短也臣聞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
而以長擊短爲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撫其孤弱

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驪兵比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所長朽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難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可圖也兵故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並從之燕齊從風而靡

韓信壅水定齊

漢高祖四年韓信襲破齊歷下軍遂至臨淄王走高密請救於楚楚使龍且將兵十萬救齊或曰漢兵遠聞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兵易敗散不

如深溝高壘今齊王復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客居其勢無所得食可不戰而降也龍且曰吾知韓信平生爲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袴下無無人之勇不足畏也且救齊不戰吾何功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也不聽進與漢兵夾維水而陣信夜令人爲萬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之佯敗還走且喜曰吾固知信怯也遂追之信使決壅囊水大至且軍大半不得渡信急攻殺且追至陽城虜齊王廣畫定齊地

良平請封韓信

漢高祖四年韓信擊敗楚將龍且遂平齊使人言於漢王曰齊諂詐多變反覆之國南邊楚不爲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今權輕不足以安之臣請自立爲假王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使者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且欲望而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伏後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惡之善遇使自爲守不

一 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爲真

王平何以假爲遣張良立信爲齊王召其兵使擊楚

漢高矯情安衆

漢高祖四年楚漢相持漢王與項羽臨廣武之間而語漢王數羽十罪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傷背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漢王病創卧張良繼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漢王出行軍疾甚因馳入成皋

陳平白登解圍

漢高祖七年冬十月帝自將擊韓王信破其軍信亡



走匈奴白土人曼丘臣王黃等立趙利爲趙王復收
信敗散兵與信及匈奴攻漢屯廣武南漢兵擊之匈
奴輒敗走漢兵追之會天大寒雨雪士卒墮指者什
二三帝居晉陽聞冒頓居代谷使人覘之冒頓匿其
少吐肥馬但見老弱羸畜使者十輩來言匈奴可擊
上復使劉敬往未還悉兵三十萬北逐之敬還報曰
兩國相擊此宜矜夸見所長今臣往徒見老弱疲卒
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臣以爲匈奴不可擊也
時兵業已行上怒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

吾軍械繫敬朽廣武遂至平城兵未盡到冒頓縱精
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
餉帝用陳平秘計使閭厚遺關氏冒頓解圍去漢亦
罷兵歸斬前使十輩封劉敬爲建信侯更陳平爲曲逆
侯

薛公智料彭越

漢高祖十年淮南王黥布反上召諸將問計皆曰發
兵擊之坑馭子耳何能爲乎汝陰侯滕公召故楚令
尹薛公問之令尹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封

之疏爵而王之其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叛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上乃召見問薛公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卧矣上曰何謂上計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宛齊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宛齊魯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

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卧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步出對曰出下計上曰何為廢上中計而出下計對曰布故驪山之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後為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出下計上曰善後果破越

亞夫細柳節制

漢文帝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為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



鏡兵亦發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
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
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
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闕壁門壁門士
史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
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
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勳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
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群臣皆驚文帝曰嗟
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

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稱善者又之

亞夫乘傳平吳

漢景帝三年吳楚七國反晁錯削地
事皆舉兵及帝因袁盎言即斬錯遣周亞夫將兵討
之亞夫言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
食道乃可制也帝許之亞夫乘傳將會兵梁陽發至
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知
將軍且行必置閭人於蔽通阨陘之間且兵事尚神
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不過



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 鳴鼓諸侯聞之以爲將軍
從天而下也亞夫知其計至洛陽喜曰吾乘傳至此
不自意今據榮陽以東無足憂者使吏搜殺池果
得吳伏兵乃清趙涉等謀軍太尉引兵東北走昌邑
吳攻梁急梁數使使求救亞夫不許又愬於上上使
告亞夫救梁亞夫不奉詔而使輕騎出淮泗口絕吳
楚兵後塞其前道堅壁不戰吳糧絕卒餒數挑戰終
不出軍中夜發圍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不起
項之復定吳齊壁東南取亞夫使備西北已而精兵

乘奔西北不得入吳楚士卒多餓死叛散乃引而去
亞夫出循兵進擊大破之吳王棄軍夜亡走楚王自
殺七國悉平

李廣計卻匈奴

漢景帝六年匈奴寇馮門上郡李廣爲上郡守嘗從
百騎出卒遇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皆驚上山
陳百騎皆恐欲馳還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以百
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軍
之誘不敢擊今將曰前未到匈奴陣二里所止今日



昔下馬解鞍以示不走堅其意何奴有白馬將出護
其兵廣上馬與十餘騎射殺之而還解鞍令士皆
縱馬卧命是謂胡兵終懼之不敢擊夜引而去 蘇子
曰爲將之道當先治心太山崩移而色不變糜鹿
興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李廣
之謂也

李程將畧同異

漢景帝元光元年李廣程不識俱以邊郡太守將兵
有名當時廣行無部伍行陣就畧水草舍人人自便

不擊刁斗自衛莫府者約文昔然亦遠斥候未嘗
害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刁斗治軍簿至明軍不
行休息亦未嘗遇害程不識曰李將軍極簡易然虜
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佚樂感樂爲之死我軍
雖煩擾虜亦不敢犯我孰何奴畏李廣之畧士卒多
樂從廣而苦程不識 温公曰曷曰師出以律否賊
凶言治衆而不用法無不凶也李廣爲將使人人自
便廣有材如此焉可也非可以爲法又曰兵事以嚴
終爲將者亦嚴而已矣彼程不識雖無功猶不敗效



李廣鮮不覆王狀

去病深入擊胡

漢武帝元狩二年票騎將軍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擊匈奴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里斬首虜獲甚衆收休屠王祭天金人及後與孫敖將數萬騎俱出北地張騫李廣俱出右北平獨去病深入二千里踰居延小月氏至祁連山斬首三萬虜獲尤多而宿將管留然不偶由是票騎日以親貴

霍去病兩軍勝虜

漢武帝元狩六年帝與諸將議曰趙信爲單于謀常以爲漢兵不能度幕輕留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乃粟馬士萬令大將衛青票騎將軍霍去病各將五萬騎而敵力較深入之士皆屬去病出代郡青出定襄李廣爲前將軍趙食其爲右將軍青既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帥精兵走之度塞見單于兵陣而待於是令武剛車環環爲營而縱五千騎縱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且入大風起沙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遮單于單于遂乘六驛壯

騎可數百員圍而出青發輕騎夜追之不得單于捕
斬萬九千級廣食其軍無導感失道廣自剽食其贖
爲庶人去病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絕大幕直左方
兵獲屯頭王韓王將相富戶都尉等八十餘人封狼
居胥山禪行姑衍登臨瀚海虜獲七萬四百四十三
級而還

李陵輕敵取敗

漢武帝天漢二年夏遣貳師將軍李廣利以三萬騎
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匈

奴圍之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假司馬趙充國與
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陣廣利引兵隨之遂得解漢兵
初故什六七充國身被二十餘創廣利狀奏詔充國
詣行在所帝親見創傷嗟嘆之拜爲中郎漢復使因
杆將軍孫敖出西河與強弩將軍路博德會涿涂山
無所得初李廣有孫陵爲侍中善騎射愛人下士帝
以爲有廣之風拜騎都尉使將丹陽楚人五千教射
酒泉張掖以備胡及貳師擊匈奴上詔陵欲爲貳師
將輜重陵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



奇才劍客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到蘭千山
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上曰將惡相屬耶
吾發軍多無驍子女陵對無所事騎臣願以少擊衆
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吐而許之九月將步兵五
千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
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爲營陵引士出營
外爲陣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虜見漢軍少直前
就營陵搏戰攻之千弩俱發鹿弦而倒虜環走上山
漢兵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騎

攻陵陵且戰且行數日抵山谷中連戰士卒中矢傷
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復斬首三
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散
營中虜從上風縱火陵亦縱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
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闕林木間
又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
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
無有伏兵乎諸當戶君長皆曰單于自將數萬騎擊
數千人不能破後無以復使邊臣令漢益輕匈奴復

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乃還是時
陵兵益急匈奴騎多一日戰數十合後殺虜三千餘
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侯管敢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
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校尉
成安侯韓延年各八百人為前行以黃與白為幟當
使精騎射之賊破矢盡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
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遂遮道急攻陵居谷中虜
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兵南行未至鞬汗山一
日五十萬矢皆盡虜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步斬

車輻而持之軍吏持尺刀抵山入隕谷單于遮其後
乘隅下壘石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
營止左右母隨我良久太息曰兵敗死矣柁是蓋斬
旌旗及珍寶埋地中嘆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今
無兵復戰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報
天子者令軍士人持二升糒一片米期至遮虜障者
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
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延年戰死陵曰無
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



傅介子斬樓蘭

漢昭帝元鳳元年傅介子以駿馬監使大宛國先是樓蘭龜茲數殺漢使者介子從大宛還到龜茲龜茲言匈奴使從烏孫還在此介子因率其吏卒共誅斬匈奴使者還奏事詔拜介子爲中郎遷平樂監介子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不誅無所懲艾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光曰龜茲道遠且險之於樓蘭行是自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諱名至樓蘭

樓蘭王意不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曰漢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王不來受我去之西矣即出金幣以示譯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壯士二人自後刺之立死其實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漢王兵方至母敢動動滅國矣遂持王首詣闕上下詔薨之封介子義陽侯

文國舉動萬全



漢宣帝神爵元年趙充國擊羌六月至金城湏兵蒲
萬騎欲度河恐爲虜遮夜遣三校銜枚先度度輒營
陳會明晝遂以次盡度虜數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
曰吾士馬倦不可馳逐而此驍騎又恐爲誘我也擊
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也令軍勿擊遣騎候四
望陜中無虜夜引兵進至落都召諸校謂曰吾知羌
虜不能爲兵矣使虜候數千人守杜四望陜中兵豈
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候爲務行必爲嚴備止必堅
營壘尤能持重愛士先計而後戰西至西部都尉府

日饗軍士士皆欲爲用虜欺挑戰充國堅守不戰初
罕开豪靡當先使弟離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
噉果及都尉欲留離庫爲質充國以爲無罪遣歸言
種蒙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天子告諸
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賜錢有差又以其所捕
妻子財物盡與之充國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刼畧
者解散虜謀微其疲剗乃擊之時內郡兵屯邊者合
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以七月上旬齋三
十日糧分兵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者雖不

能盡誅奪其首種虜其妻子引還冬後擊之大兵仍
出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文國議之文國以爲一馬
自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
器難以追逐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逐水草山林隨
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扼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
非至計也先零首爲呼迺逆之種劫畧故臣愚策欲捐
罕開闇昧之過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及
善因報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相循和輯此全師
保勝安邊之策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爲先零

兵盛而負罕開之功不先破罕開則先零未可圖也
上乃拜許延壽強弩將軍武賢破羌將軍嘉納其策
以書勅諫文國曰今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不早
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至冬膏皆當畜食多藏
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戰瘃寧有利哉今詔
武賢等以七月擊罕羌將軍引兵並進勿復有疑文
國上書曰陛下前幸賜書欲不誅罕以解其謀臣故
遣开豪驪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
先零爲寇罕羌未有犯乃釋有罪誅無辜起一難就



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
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爲酒泉燉煌
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瀕其至以佚待勞取勝之道
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
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爲不便先零欲叛故
與罕开解仇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今虜馬
肥食足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开
堅其約合其黨逼迫諸小種虜兵饒多誅之用力數
倍臣恐國家憂慮由十年數不二三歲也先誅先零

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
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七月重書報從
文國計文國乃引兵至先零所在虜久屯聚懈弛望
見大軍索車重欲渡湟水道阨壓克國徐行驅之或
曰逐利行進文國曰此窮寇不可追也緩之則走不
顧急之則還致死虜溺死者數百降斬五百餘人虜
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十餘輛兵至罕地令軍毋燔
裹落及芻牧田中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
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文國以聞未報靡忘



來自歸克國賜飲食遺路論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
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克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
為公家忠計也語未卒重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
竟不煩兵而下上詔武賢等以十二月與克國合擊
先零時羌降者萬餘人克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
田以待其敵作奏未上會得進兵重書其子邛使客
諫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
卽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續來責將
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克國嘆曰是何言也

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耶克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
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善之
善者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管夷習俗雖殊
於義禮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
今虜忘其美地焉草懸於寄託遠遁骨肉心雖人有
畔志而明主班師罷兵萬人留屯田順天時因地利
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卽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羌虜
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
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



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
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羗虜今不得歸肥饒之地
貧穢其乘以成羗虜相叛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
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七一歲罷騎
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
羌以示羗虜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
下先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微
倖不出令友救之虜窟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瘰
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

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勞九也
又亡驚動河南大尹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治湟中陘
道橋今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伸威千里從枕席上過
師十一也大費旣省徭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
屯田得十二便出兵矢十二利唯明詔采擇上復使
報曰兵決可期月而望者謂今冬耶謂何時也將軍
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于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
屯兵復設畧人民將何以止之將軍孰計復奏充國
奏曰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羗精兵



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饑凍畔還者不絕臣愚以爲虜壤可日月箕遠則來春故曰兵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燄煙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地有更卒數千人虜數以大襲攻之而不能寧今騎兵雖罷虜見屯田之士積兵萬人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亦不敢恃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愚計所以度虜且必先解其慮不戰而自破之策也至於虜小寇盜殺人民其原不可卒禁臣愚以謂戰不必勝

不苟接亦攻不必取不苟勞棄誠令兵出雖不滅先零但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卽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徃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敵賊重而自損非所以示繼襲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遼中亦未可空如是徭役復更發也臣愚以爲不便臣切念奉詔出塞引兵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始得避媿之便而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



最後十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魏相曰臣
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策其言常是臣任
其計可必用也上衫是報文國嘉納之亦以武賢延
壽數言思擊於是兩從其便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卬
出擊降斬各數千而文國所降服得五千餘人詔罷
兵獨充國留屯田二年夏五月充國奏言羌本可五
萬人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
河湟餓斃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賸與前輩黃氍俱
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諶必得請罷屯兵奏
可充國振旅而還秋羌酋若柔斬先零大豪諸豪率
其屬以降

奉世矯節破胡

漢宣帝元康元年選可使外國者前將軍韓增舉馮
奉世以衛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循城都尉
宋將言莎車與旁國攻殺漢所置莎車主萬年并殺
漢國使者奚充國時匈奴又發兵攻車師城不能下
而去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於是攻
劫南道與軟盟畔漢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都護歸



吉校尉司馬意皆在北道諸國間奉世與其副嚴昌計以爲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強其勢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平威震西域奉世乃罷兵以聞

陳湯襲破郅支

漢元帝建昭三年陳湯矯制出師襲破匈奴郅支單于初郅支驕強殺漢使者湯與甘延壽出西域每過城邑山川常登望既領外國與延壽謀曰郅支單于

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墮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歐從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猶豫不進會其父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戍已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劍叱延壽曰大衆已集堅子欲沮衆邪延壽從之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䟽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軍分行別爲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嶺



經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
過烏孫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爲寇聞呼其貴人屠
墨見之諭以威信與飲盟遣去徑引行未至單于城
可六十里止營復捕得康居貴人具色子男開牟以
爲導具色子即屠墨母之弟皆怨單于由是具知郅
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
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願歸計讎漢身入朝天
子哀閔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
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延壽湯因責之我爲單

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何
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明目前至郅支城三里止
傳陣望見單于城上立五綵幡幟數百人被甲乘城
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
講習用兵城上人更招漢軍曰闕來延壽湯令軍聞
鼓音皆薄城下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壘塞門戶鹵
楯爲面戴胄爲後仰射城中樓上人樓上人下走土
城外有重木城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薪
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初單于聞漢兵



至欲去疑康居怨已爲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
發自以無所之郅支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
來不能久攻單于乃被甲在樓上諸閼氏夫人數十
皆以弓射外人人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頗死單于
下騎傳戰大內夜過車木城穿中人卻入土城乘城
呼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爲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
應和夜數聲管不到郅支平明四面火起更士喜大
呼乘之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橓
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火

吏士爭入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
書諸鹵獲以昇得者凡斬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
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予城
郭諸國所發十五王

蕭王見大敵勇

漢更始元年王莽遣王尋王邑等圍昆陽蕭王劉秀
與數騎得出至鄆定陵悉發諸營還校諸將皆貪財
物欲分兵守之秀曰今若破敵財物萬倍大功可成
如爲所敗首領無遺何財物之有乃悉發之六月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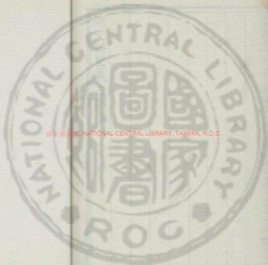
自將步騎千餘爲前鋒去大軍四五里而陣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秀斬之斬首數十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謀助將軍秀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千級連勝遠前諸將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秀乃與敢死士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易之自將萬餘人行陣敕諸營皆按部毋得妄動獨迎與漢兵戰不利大軍不敢稍救尋邑陣亂漢兵乘銳前之遂殺王尋城上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聲動天地

莽兵大潰伏屍百餘里

鄧禹進說延攬

漢更始元年光武安集河北鄧禹拔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喜謂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光武曰即如是何欲爲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光武笑因留宿禹進說曰諸將皆庸人崛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爲天下所向服軍政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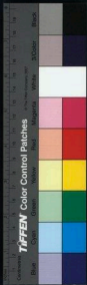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2025/02/2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05/2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EN, R.O.C.

